

《松風》攝影：Bernd Uhlig



新視野藝術節2016 終於等來莎莎·華爾斯!

兩年一度的新視野藝術節即將於十月開幕，這次藝術節星光熠熠，更絕對是舞迷不可錯過的盛會，因為甚少造訪亞洲的頂尖編舞家莎莎·華爾斯將帶作品《松風》訪港，而「舞蹈金童」艾甘·漢亦將再次訪港，帶來新作《輪》的亞洲首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新視野藝術節提供

《松風》攝影：Bernd Uhlig

《輪》攝影：Jean-Louis Fernandez



莎莎·華爾斯 (Sasha Waltz) 攝影：Andre Rival

新視野藝術節
www.newvisionfestival.gov.hk/2016
門票即日起在城市售票網發售

對於德國編舞，我們熱切地討論編舞家、鮑許 (Pina Bausch)，卻對莎莎·華爾斯 (Sasha Waltz) 知之甚少。近年來聽到關於她最令人咋舌的消息，可能還要追溯到2013年底。當時莎莎在慶祝完舞團二十周年之後突然宣佈，因為政府資助不足夠支撐未來作品，她已經解僱所有舞者，往後只接受委約創作，舞團則暫停。此舉震驚德國社會，就連八卦小報都爭相報道，要知道，這可是曾被歐盟選為「歐洲文化大使」的頂尖舞團。

但這個決定其實對莎莎來說並非全然負面。其實，1993年，當莎莎·華爾斯與夥伴桑迪 (Jochen Sandig) 在柏林創辦舞團「莎莎·華爾斯與客人們」(Sasha Waltz & Guest) 時，這名字就已表明舞團的與別不同——她熱愛與不同的藝術家合作，跨界實踐各種可能，至今已與來自全世界超過300位不同領域的藝術家一起創作。從好的一面看，解散舞團是否可以加強這種創作上的自由性和開放性？與其是迫於壓力被動屈服，我寧願相信，這是當時莎莎在面對歐洲財困所導致的文化資助削減時主動出擊，對「舞團」未來存在形式的一種考量。

超現實視覺意象

人們說起莎莎·華爾斯時，總喜歡將她與編舞家、鮑許一起提及，說她是編舞家之後最具代表性的德國編舞。這句話自然不錯，但總讓她置於鮑許的光環之下，其實並不公平。從二十多年前創辦舞團到今日，莎莎早已是國際舞壇上獨樹一幟的重要藝術家，她的風格與鮑許截然不同，更沒有「接班人」的意思。她

擅長利用不同空間，用大膽的舞台裝置與場面編排來營造視覺奇觀，其中的哲思與超現實感又攝人心神。多年來，她不斷實驗將歌劇與舞蹈相融合，逐漸打造出簽名式的「編舞之歌劇」(Choreographischen Oper) 風格。

康文署藝術節辦事處高級經理區玉芳告訴記者，莎莎·華爾斯一直活躍於歐洲，亞洲觀眾很少看到她的作品。這次新視野藝術節很早就開始接洽，最終選中了《松風》(Matsukaze) 帶來香港。「我們一直希望不同的藝術團體、藝術類別能有碰撞。《松風》將舞蹈、歌劇融合在一起，這次演出又集合了德國、日本和香港的藝術家，加上我們也想要選擇一些有亞洲元素的作品，《松風》將能劇、歌劇、舞蹈放在一起，比較特別。」

《松風》的故事來自世阿彌 (Zeami Motokiyo, 1363-1443) 的同名能劇，松風與村雨兩姐妹愛上了同一個人，甚至在他逝世後仍然捨不捨離，靈魂飄蕩在人間。凄美故事加上日本著名當代古典音樂作曲家細川俊夫的音樂，再配上歌劇的詠唱和當代舞蹈，既有空靈含蓄的東方意味，又有西方劇場的張力與儀式感。區玉芳說，莎莎將舞蹈與歌劇的演唱融為一體，「不是伴舞或伴唱，而是一個 total theatre 的概念，唱的人也有形體和表演，融為一體，完整性很高。演出的整個畫面都很 impressive，也保留了能劇獨特的感覺。不論是枱面的鋪排還是舞蹈的編排，視覺意象都很強烈，你會覺得各種元素放在一起很融合，不割裂。」

這次，藝術節還促成了香港劇團加入《松風》的演出，希望香港的創作者和原創團隊能有所交流。「平時，劇團的人數比較少，這次為了演出的要求，特別招募了一班人去做，有點從 ensemble 變成了 orchestra，弦樂部分特別強。」區玉芳說。

跨領域多媒體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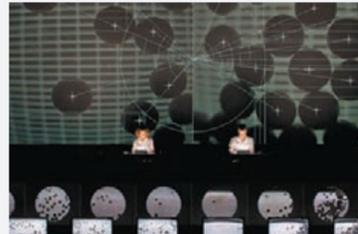
除了莎莎·華爾斯，這次新視野藝術節的閉幕演出同樣是令人期待的舞蹈作品，香港觀眾的老朋友艾甘·漢 (Akram Khan) 將帶著當年獲獎無數作品《源》(DESH) 的班底，重新演繹印度梵文史詩《摩訶婆羅達》中的故事片段。原來，艾甘·漢多年前曾經參演過彼得·布魯克以同一史詩為靈感的作品，這次他重返這個令他着迷的文本，卻選擇了從女性的觀點出發，以安巴公主為主角，為被寫下的歷史背後備受壓抑又堅韌不屈的女英雄們發聲。舞作《輪》在舞台上打造出巨大年輪的意象，舞者的肢體

融合了印度古典舞與現代舞的技巧，帶來快節奏、高能量的舞蹈畫面。「如果《松風》是要慢慢品嚐，《輪》則是完全不同的觀賞體驗。」舞作今年初在倫敦的圓屋劇場上演，被英國《衛報》形容為「關於命運與復仇的浩瀚舞作」，香港的觀眾切勿錯過。

除此之外，本屆新視野藝術節還有不少亮眼節目，例如電影音樂會《鬼樂神功》；又如日本「極簡主義電子音樂大師」池田亮司的《Superposition》，就用數學的精確度來探究音樂的美感。作曲家走進量子的世界，從極微觀的角度來捕捉自然中的各種訊息。兩位演出者現場操控各種儀器，結合聲音與影像，展現自然與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概念和現象，呈現出極致純粹的美感。另外，著名導演蔡明亮與音樂家梁基爵將跨界合作《一零》，內地導演李六乙將解構希臘經典悲劇，創作《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而香港編劇甄拔濤入圍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的作品《未來簡史》亦將登上舞台。本版稍後會陸續撰文介紹，敬請期待。



《未來簡史》攝影：Philip Kuen



《Superposition》



《鬼樂神功》攝影：Soumik Datta Arts

敢觀舞台 文：關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關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突破框框的《紅樓·夢三闖》

近幾年香港舞蹈團積極發展新的方向，但以這次月初上演的《紅樓·夢三闖》最為矚目，吸引了不少舞蹈界及其他創作界人士入場，節目不僅突破了舞蹈團好框框，三個創作也有不少出色之處。

演出由資深劇場創作人何應豐的《假語村內一塊石頭》開始，他由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出發，由賈雨村發展成假語村，探討群體與個人，父權與自由意志之間的關係。何應豐作品向來多視點，而且也着重演員的即場發揮。除了舞團的九位成員（包括藝術總監楊雲濤）外，還有與他合作多年的梵谷及琵琶演奏家林濤桐客席演出，但兩人基本上是坐着不動，只有聲響——林是即興琵琶聲音，梵谷則是吟唱，為演出定下節奏。

曾經觀看排練，知道《假語村》對舞蹈員的挑戰很大，過程並不容易，因為何應豐對表演的看法與舞蹈員平常的訓練頗為不同。幸好，正式演出時卻有不錯的表現。《假語村》分為四段，每段有其故事和要達到的效果，但如何進行，就看舞蹈員當下的感覺，因此每次演出都可以不同。

首演夜，六位女舞蹈員從觀眾席旁的六個出入口走出來，頗有眾生圍繞的感覺，其後放下銅盤，分別遊走於幾個男舞者之間。由於各人蒙着頭紗，沒有面部表情的幫助，大家只能憑其動作來猜想其心理狀態，舞蹈員都能表現得容，隨着當下的情況來反應。揭起頭紗後的四處尋覓，對琵琶以及吟唱的反应，都十分真摯。男舞蹈員中，李涵飾演的和尚(旁觀者)一早已便脫掉了頭紗，他與代表父權(賈政)的楊雲濤及



《夢未完》攝影：Keith Hiro



《假語村內一塊石頭》攝影：鄭瑤璋

《白》攝影：Keith Hiro

梵谷都有不錯的交流，完場的狂奔最精彩，與演石頭黃磊的動作形成有趣的對比。幾場演出中，尾場的結局最是出色：掙脫父權牽制的女舞者，開始一個一個地走到觀眾中坐下，剩下李曉猛在台中，把頭上的髮夾脫下，披着一頭長髮，兀自面對這局面，而被脫了面紗的賈政的倉皇，和尚一塊一塊地撿拾石頭，而那無力補青天的石頭則繼續跌坐在輪椅上。每一下都是即時的決定，又是那麼合拍。儘管未算完全掌握，但首尾兩場顯示了舞蹈員的能力，那種從容自在，很是吸引。

緊接的《白》，是藝術總監楊雲濤自編自跳的獨舞。演出跟《紅樓夢》的關係，大概只是標題是來自小說的最後一句「大地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看罷演出，不難發現這是楊雲濤十分個人的作品，開場及結束時由女聲吟出的兩段文字，來自他的少年日記。在瓊英、卓瑪的歌聲中，楊雲濤以非常緩慢的步伐，異常細微的動作，慢慢走向台上一堆泥土。他把好些民俗舞的動作拆解，運用在自己的獨舞之中。整個演出差不多可說沒有激烈的動作，但叫人異常感動。

下半場回來，便是香港編舞名家黎海寧以《紅樓夢》第五回對金陵十二釵的預言為起點，探討女性的命運的《夢未完》。特邀演出的京崑名家鄧宛霞，成功地點出了演出中的戲班框架。五男七女的舞蹈員陣容，分別飾演十二金釵和賈寶玉。舞蹈員的動作，原材料都是由他們自己構思，因此演出時，從動作中已很能看到十二個舞蹈員的個性及對角色的詮釋。一場場的戲班上粧已見目不暇給，林環如設計的服裝亦巧妙將他們各自的身份帶出。其後的逐一獨舞，更讓我們看到舞蹈員的技巧相當平均。最後一場將鄧宛霞即席寫就的《紅樓夢》引子，由身穿現代服的楊雲濤以手上的攝錄機打到在場邊懸着的紙卷拉出的長紙上，舞蹈員再一個一個出來訴說對寫就了的命運的感受，一下子將整個舞作收起來，很好看。而楊雲濤的出現又巧妙地把三個作品連起。

這次舞台設計充分利用了香港文化中心劇場的場地特色，把劇場劃分為上下兩個觀眾席，四邊都是觀眾席，中場休息時，兩邊觀眾需調換位置。於是，觀眾總不能只選擇遠觀或近看，真正感受到不同距離下，對觀看演出所起的差異，為劇場觀眾提供了嶄新的觀賞經驗。

「雷雨」之聲在英倫響起

新華社電 在紀念英國戲劇大師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和上海歌劇院建院60周年之際，上海歌劇院攜原創歌劇《雷雨》於8月11日在倫敦大劇院完成海外商演首秀，用「歌劇」這一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發出了中國原創歌劇的聲音。

《雷雨》是中國戲劇大師曹禺1933年創作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作品。這部作品深受莎士比亞戲劇的影響，帶着「雷雨」般狂瀾恣肆的個性和深沉的情感。60多年後，作曲家莫凡編寫了歌劇《雷雨》，用宣敘調與詠嘆調鋪陳和釋放故事中盤根錯節的人性糾葛，同時融入二胡、琵琶等富有中國色彩的樂器，表現出中國歌劇的鮮明個性。

歌劇《雷雨》借鑒了西洋正歌劇中的傳統手法，運用了大量的詠嘆調、宣敘調、詠敘調、詠唱曲、對唱、重唱、合唱和樂器段落，此外還增添了不少中國民族戲曲音樂的元素。如《喝藥》一場，人物心理的層層鋪排，從外鬆內緊到劍拔弩張，高潮處輔之以戲曲板鼓擊打慢唱，還有多處運用了戲曲幫腔手法，強化人物心理。

當歷時一個多小時的演出在雷雨的音效伴奏聲中落下帷幕時，現場觀眾對演出報以雷鳴般的掌聲，「雷聲」和掌聲交相輝映，響徹全場，觀眾們久久不願離去。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演出結束後的賀詞中表示，《雷雨》是一部以西方音樂戲劇為載體，卻承載着豐富東方音樂元素的原創作品。歌劇《雷雨》在紀念英國戲劇大師

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來到了莎士比亞的故鄉英國，不僅為紀念活動增添色彩，而且為中英文化交流譜寫了新樂章。

記者在演出結束後採訪了幾名觀眾，他們都對中國歌劇演員的精彩表演感到驚嘆不已。60多歲的老人布賴恩·希克告訴記者，這是他第一次觀賞中國現代歌劇，覺得歌劇《雷雨》很好地用西方戲劇的形式詮釋了中國的文化，尤其是中國樂器的演奏為其加分不少。

20多歲的凱瑟琳·考爾德和男朋友一起看完了整場演出，她認為中國和西方的歌劇有很多共通之處，雖然存在一定的語言文化差異，但演員精彩的表演成功彌補了這一隔閡。她認為《雷雨》的劇情不難理解，因為愛情是人類文明永恆的主題。

據上海歌劇院介紹，歌劇《雷雨》2006年在國內首演，時隔10年，由上海歌劇院培養的年輕演員主演的《雷雨》亮相英國舞台。此次上海歌劇院選定歌劇《雷雨》赴英國進行商業演出，正是因為看到了《雷雨》深厚的藝術魅力——無論是曹禺先生的話劇《雷雨》，還是作曲家莫凡的歌劇《雷雨》——這部劇作在全世界都擁有一定的影響力。

本次歌劇《雷雨》倫敦首演的成功振奮人心，為中國歌劇在海外的演出推廣起到了絕佳的宣傳效果，也向世界展示了具有中國標記的文化藝術名片，提升了中國原創藝術的世界影響力和市場號召力。